

禹王湿地写意（外一章）

◎于正军

眼底：小船游弋，波光粼粼；蒲苇摇曳，野鸭振翅；荷叶连连，白鹭低飞……

这些年，父老乡亲走过迷茫与彷徨，把准了方向。

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故乡人找到实现梦想的机会。禹王湿地的泥香和水波，深植于劳动与收获的每一个细节。

喜悦，幸福，自信满满。
故乡“八宝”中的鲫鱼、毛蟹、鸭蛋，纷纷扮演起调皮可爱的角色，从禹王湿地转移到乡村集市抑或百货超市。“袁隆平海水稻示范园区”稻浪翻滚，长势喜人，盐碱滩上创造出奇迹。

故乡小妹，歌声若隐若现，羞红了天际的流云。

晚风中，禹王湿地人来人往，轻盈的脚步延伸开来。看，他们或禹王湖划船，或生态园垂钓，或开心农场种瓜种菜。

优美的田园景象，诗意的乡村生活，让我梦里梦外都陶醉。

村落厚重

一个移民迁徙的村落创建于河流北岸，偏远而宁静。开枝散叶，先祖繁衍生息已至二十六世。

几百年积淀，村落如同一面镜子，明亮而厚重。人物与谚语，飞禽与走兽，五谷与果蔬，沧桑岁月中丰厚的礼物不断显影。

先祖种下一棵槐树，经风霜，历雨雪，



光影潍坊
摄影：陆蕾菁
拍摄地点：白浪绿洲湿地公园

一纸墨痕，一生师恩

◎鞠学红

挥毫泼墨。他笔下的字，大小均匀，间距恰到好处，上下边距整齐美观，并且一气呵成，每一个字都仿佛有生命一般，灵动而有力。

孙老师的作文课更是别具一格。每次命题作文，他在讲完写作要求和注意事项后，总是会和我们一起动笔写作。点评时，他不仅会认真分析学生的作文，还会深情地朗读自己的同题习作，与我们分享写作的心得与感悟。他鼓励大胆创新，提倡作文要百花齐放，避免千篇一律。那时农村孩子的学习资料极为有限，孙老师便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剪报拿出来，让我们传阅学习。他还常常自掏腰包买纸，将一些经典诗词、散文刻成蜡纸，油印出来发给我们，督促我们背诵。

有一次，我以二叔的事迹为素材，写了一篇小文：讲述二叔作为生产队保管员，为了给队里省钱，一个破簸箕反复修补，用了

“王老师，好多老师来了都走了，我们就缺像你这样的好老师。”

“王老师，孩子交给你，我们放心！”

“王老师，自从孩子跟你学英语，成绩提高了一大截呀！我们高兴！”

家长会上看到一张张洋溢着喜悦与激动的脸庞，我感到很欣慰，也找到了自己做一名山区教师的意义。

学校坐落于潍坊、淄博、临沂三市交界，临朐、沂源、沂水三县交界的九山镇西沂山村。当初，面对家人的不支持，朋友的不理解，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了句“试试吧”，就义无反顾地踏进了这个离家五十多公里的山村小学。

当车开进这段时有塌方阻断、导航不断提醒“前方有连续转弯，请减速慢行”的山路时，我内心开始紧张不安起来。可当我踏进学校，和这里的孩子们见了面，那一双双求知渴望的眼睛齐刷刷地望向我时，我就知道，故事要在这里翻开新的一页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也就读于农村小学，教室是平房，厕所是旱厕，操场是土的……二十多年后来到这里，每一个场景就像是粘贴复制。这里的冬天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，

取暖方式和我小时候一样，是一个小火炉。

由于离家远，我就住在学校。宿舍同样是平房，一间小屋，里间用来睡觉，下雨时屋里总会漏雨，晚上就伴着“喀喀”声入眠。外间是公共厨房，空间狭小，电压受限，一次只能用一个电器，几位老师就轮流做饭。

偏僻的山村学校，师资紧缺，那就努力把自己磨练成全能型教师。英语、语文、道德与法治、美术、科学、传统文化样样都能教。

相比城里的孩子，这里的孩子没有辅导班和各类兴趣班来巩固知识和查漏补缺，孩子们学习知识主要靠老师。经过共同努力，我们班英语成绩一直是全镇第一名。

师与生的联系不仅仅存在于那三尺讲台上。课堂上我扮演着老师的角色，课后我便成了学生的朋友，大姐姐、家长，照顾学生的衣食住行。

这里的学生大多数是乡村留守儿童，这些孩子在性格上充满着矛盾的两面性：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家庭教育的不受约束；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关爱而导致的胆小与自卑。

我希望可以在教学同时，也能为孩子们带来关怀与温暖。于是，我决定通过家访



谁从白浪河下游剪辑了一抹风景，张贴在一片片水域上，美化着我的故乡？

淮河、丰收河联合两个灌渠，相拥相抱，以水代酒热烈祝贺。

因境内的千年古迹禹王台，一个响亮的名字诞生——禹王湿地。这四个彤红的大字，定格于一块巨石侧面。风霜与雨雪的侵蚀，阳光与月光的轮番丈量，巨石依旧坦然挺立，红字依旧鲜艳无比。

一眼望去，广阔的湿地，景色与乡情相融，爽朗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我在水景栈道上徘徊，心潮涌动。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的意境勾起了我无尽的思绪，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在心头闪现。

登上观景台，晾干湿漉漉的心情，一切孤寂和烦躁都云散烟消。原生态美景尽收

高高的麦秸垛

◎孙伟

麦子割完，秋庄稼播下，地里农活清闲下来。村庄在白晃晃的日头下暴晒着，小孩子却来了精神，下河洗澡，粘知了，或在场院的草垛后面追逐打闹……这些，构成了我童年生活中最富有生机的画面。

而我，又想起记忆深处那高高的麦秸垛了……

我的老家主要种植麦子、玉米。打完麦子，麦秸秆在场院里堆成垛。草垛很多，那些高高大大的麦秸垛在我们眼里，就像起伏连绵的山丘一样。

场院宽敞，一些母鸡在草垛旁刨食残存的麦粒，几头牛羊在啃食沟边的野草。我们在垛边捉迷藏，翻跟头，追逐打闹。麦秸垛松软，摔了也不疼，反倒“咯咯咯”地笑。玩到兴头上，也忘记了吃饭。直到母亲站到胡同口声声呼唤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四散回家。

村里放电影都选在场院边的空地上，两棵高大的杨树撑起了宽大的幕布，一村男女老少都聚到这里。我们偏不喜欢规规矩矩坐在板凳上，而是爬到高高的麦秸垛上，居高临下地看下去。有时模仿电影里的情节打闹起来，有时又抓起一把草屑扔下去，人群中就引起一场骚乱，少不得被大娘婶子们亲切地骂上几句。

电影散场，人群散去，我们却不愿意回家。躺在柔软的草堆中仰望瓦蓝的天空。银河离我们那么近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捞起一大捧星星。晚风轻柔地吹过来，带着木叶的清香。萤火虫打着灯笼，在草垛旁的阴影里游走。我们说着笑着，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。

有时候半夜梦醒，发现自己居然还躺在麦秸垛上。四周那么安静，只有草丛里的虫吟和街巷里偶尔响起的几声犬吠。星光洒在身上，带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清凉。于是，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麦秸垛上溜下来，走过几步后回头看，那高高的麦秸垛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，伸着长长的手臂，要将我们搂到怀里似的。心里忽然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。

麦秸垛既是我们的游乐场，也是“庇护所”。我们犯了错，挨了打，或者受了委屈，总是藏在它的后面偷偷流泪。有了心事，也喜欢跟伙伴在这里悄悄诉说。麦秸垛不声不响，却见证了我们的欢笑、苦恼和所有青春的秘密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村庄，也离开了麦秸垛。再后来，村庄变了，鸡群和牛羊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棚圈，麦秸垛也永远消失了。童年的伙伴各奔东西，偶尔相聚时，总会提到那高高的麦秸垛。有人想起在那里玩过的游戏，有人想起看过的电影和流过的眼泪，还有人提起那些少男少女纯真的心事。虽然叙述的不尽相同，但记忆里的麦秸垛，却总是那么高大温暖，又那么温情美好……

高高的麦秸垛啊，或许它并不是普通的麦秸垛，而是我们对故乡最美好的留恋，也是童年那无忧无虑时光的见证。它承载着我们对于乡愁最具体的印象，也时刻提醒我们，不论身在何处，故乡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什么……

